

黑炭復燃

葉蘊玉



我生長在廣東一個非基督徒的家庭，自從我爸爸把「二房媽媽」娶進家中之後，家裡就沒有快樂，失去安寧。我很惱怒他，也不願理睬他，在我內心總蓄積有股憤懣不平的怨氣，說來這也是人性的自私，因為我很討厭外人闖進我家生活的圈子裡，我拒絕不願接納

這個事實。我專注視挑剔別人的不是，卻沒有一點願意「寬宏原諒人」的心態。自然我不會去修補傷痕的裂口，當然更不會去想辦法，如何「防堵家人感情的破口」了。這就是我早年還沒有信主以前的生活寫照。我只會發洩表達「怨恨」與「不滿」的情緒，甚至我明知那種「妒恨的心」有巨大的破壞力，會像洪水氾濫那樣可怕，會沖垮家庭親情的堤坊，可是那時候的我還不知道如何能化「破壞的力量」轉為「建設的力量」，因為我根本不懂得如何去對自己懷恨的人要有「愛心」？也不知道「愛」從何來？

很感謝主的憐憫，祂厚恩待我，並未離棄

我這罪人，使我有機會進到基督教學校「培道」去讀書，這是導致我人生轉向的開始。現在回想起來，還感到這件事的進行實在是十分奇妙。因為那完全是我大哥出的主張，是他堅持要把我送去培道讀書的，他認為教會學校的教學很認真，可是他本人卻是「無神論」的共產主義的信徒。當時我自己也未曾想到，就這樣跨出一步，竟對我以後的婚姻生活與家庭子孫們前程發展，發生深遠的連帶影響。

讀教會學校的好處，除學校採用國外進步的教材和教學方法，兼有良好學習英語的環境外，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一點，是啟發使我有新的人生觀，就是對人生價值觀念的想法和從前不同了。這是因為我進「培道」後，常有機會接觸福音，聽到「生命之道」，所以我就由聽道而信道，接受耶穌作我生命的救主。不過當時的我，雖通過由余瑞雲牧師主持的信仰考試，但事實上我還是靈命很淺的基督徒而已。

信主後，我都活在主愛的激勵、導引與幫助中，特別顯現在我的婚姻家庭生活方面。我的丈夫是篤實厚道的基督徒，我的家公是牧師，我的家婆是很有愛心和有人緣的師母，她懂得如何去關懷幫助別人。她也是我們子女心目中慈祥的好母親，特別對我這個進門兒媳的照顧，更多過愛她自己的女兒。我婆婆對人接物的作法為我樹立了當長輩的榜樣。

講起養育女兒，我很慚愧曾有疏忽，記得我大女兒文玉在我腹中的時候，我還去游泳嬉

水呢！實在真驚險，僅差一點點，若不是蒙主憐愛保守看顧，腹中懷孕的小生命早就墮胎離開世界了。現在看到文玉和她丈夫蕭亮明所建立擁有四個孩子的幸福家庭，真是要數算讚美主的恩典，不能忘記。我二女兒文婧和二女婿周學光也同樣有三男一女的美滿家庭。我兒子文光和媳婦黃鳳鳴育有一子一女。她們都蒙主的恩典，工作事業的發展和孩子們的學業功課都還不錯，而且大家都在教會一同參加事奉，像組織「中宣會青少年管弦樂隊」，實在讓人看見神賜人兒女，原都有主的美意，我們當家長的務必必要忠心受上帝的付託，盡教養兒女的責任。

我的丈夫溫耀文是學農科的，所以政府就派他到海南島對岸，有個地方去辦農場。那裡有許多老虎出沒，我們茫然不知，常趁著女兒文玉熟睡之際，兩人就出外散步走走作健行運動。後來我們離開農場後，才被人告知，這個農場曾有位廚司去外面，不幸回宿舍進門前，被老虎咬走，後來農場同事在竹林中才找回半截已被吃剩的身體，真是聽來令人感到心驚肉跳。很感謝主我們是被天使所護衛著，未曾受到野獸的驚擾和傷害。

在農場生活中，有次我受疫病的感染，差點喪命，那時女兒文玉尚在學爬的階段，這次是神聽了我的禱告，並且應驗了我所祈求的三件大事，這次大病是我「重生」得新生命的開始。

那次傳染性的疫病來勢洶洶，體質稍弱的

人都受到感染，再加上當地沒有醫藥照顧，所以我的工人阿三死了，另一個剛新婚姓黃的也病死了，我也病在床上發高燒。我的丈夫很細心的照顧著我，每天為我探測體溫三次，我仍高燒不退。但因沒有醫生來為我看病治療，我只有躺在病床上禱告，仰望神的拯救。我懇切的求告神說：「神啊，你是肯垂聽禱告的主，你也是無所不能的大醫生，我求你三件事，請主垂聽我的懇禱。(一)我目前還不要死，也不能死，因為如果現在死了，我還什麼都沒有做，也什麼都沒有了。主啊，我求你賜我生命，我將『為主而活』，因為你是悅納喜歡聽人禱告的神。(二)請給我再有一次機會能聽到宋尚節博士的講道，因我上次在廣州聽宋博士講道時，我没有渴慕追求的心，還笑別人聽道流淚，就跟著三嫂溜去香港購物，但後來聽曾霖芳牧師的岳父胡兆韜先生說，宋博士那次的領會，講道有使人悔改和醫病的大能，我後悔錯失機會，所以求主賜我再有一次聽宋博士講道的機會。(三)求主醫治用寶血潔淨我成爲一個『重生』的基督徒。」就在我這樣懇求的禱告中，我看見大海中有條船，耶穌在天上，我就連聲禱告說：「神阿，你是聽禱告的主，我感謝你！我感謝你！」

我從禱告中醒過來，看見丈夫正在為我測量體溫，他很驚奇的說：「妳沒有燒了？」我聽說自己已沒有熱度，自然很興奮，就高興說：「那我們就離開這裡，走吧！」於是農場有車送我們到港口碼頭，正好有條泊岸的船要

開去香港，我們就上了船。我的丈夫沿途照顧服侍我，奇妙的事是一路順風平安到達香港，都沒有再發燒。船到香港時恰好中午有班車去廣州，所以我們又很順利到達廣州，陳元國醫生在嶺南醫院，於是我們請他來看病。經他檢查後告訴我們說，我的病如再延誤一週，就沒命了！真是感謝主，醫我身體，救我靈魂，神聽了我懇求的禱告。

想不到病後五年，我移居越南，宋尚節博士因為到南洋傳道，途經越南時被邀請留下領奮興佈道會（在越南華人福音會），我去聽他講道，也接受他為我按手禱告，我親眼目睹神在他身上施展醫病的奇妙作為。當宋博士走近我時，他看見我在流淚，因為那時我的父親剛離開世界不久，我為自己未能勸父親信主而難過，事實上也因為我靈命的軟弱，對聖經知識追求不夠，我也不懂怎樣向爸爸傳道，講福音的好處，所以爸爸死後，我就痛哭流涕。宋博士走近對我說：「姊妹，妳為什麼這樣難過？為什麼這樣流淚？」他接著說：「姊妹，你爸爸是死了，但妳也是死的，因為冰涼的黑炭豈能使另一塊黑炭燃燒呢？我為你祈禱，求主的聖靈澆灌充滿你，讓妳得著能力，能有活的生生活見證」。於是他為我按手禱告，我的妹妹坐在我旁邊。宋博士的按手，使我有強力觸電的感覺。從此之後，我就有膽量敢在眾人之前，為主作見證。實在想不到五年前我在農場生病時的禱告，主都沒有忘記，我的禱詞，沒有一句是被主輕看的。